

我的家乡位于鲁山县团城乡,原名鸡冢乡,地处平顶山西南,南邻南阳市南召县,环周是神奇的团城山脉,环抱着神秘的金鸡之冢。从地图上看,团城山脉位于伏牛山的牛头之上,登临四望,重重叠叠的山峰犹如片片花瓣,团团围住团城山,那错落有致的山势恰似九重莲花,盛开在天地之间,而门前那座硕大的土堆——冢子,正是莲花的蕊芯。

## 漫谈运粮河

●郭连卿

运粮河又名清水河,发源于平顶山市区北部擂鼓台北坡附近的山凹涧,呈东南西北走向,顺山势而下,汇集溪流之水并延伸至古城村的皇姑坟附近,之后穿越329省道,此区域行政区划属宝丰县李庄乡;后又沿西南东北方向,途经内庄外围进入郟县境内,在堂街镇马村桥汇入芝河,然后再进入汝河。

运粮河全长约15公里,流域面积30平方公里,郟县境内长约8公里,沿途所经村庄分别为上赵家、付家楼、核桃树、外口水库、祁家、马庄、杨庄、古城、翟集、河叉、内庄、肖庄、小崔庄、毛郎庙、韩庄、岔河、马村桥等。

数十年随着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地下水位不断下降,运粮河逐渐失去了往日白云朵朵、千帆竞航的风采。现如今基本上变成了季节性河流,但自始至终起着防洪灌溉的作用。历史上虽多有治理,但建树均不大,较有成效的还是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几次大的治理活动。

不过,需说明的是运粮河水水质甜可口、清爽怡人,宝丰县李庄乡翟集村利用流经河水酿制的米醋,不但价格低廉,而且质量上乘,深受人们喜爱,并很快形成了以醋业经营为主的佐料文化圈,且长盛不衰。同时,在郟县姚庄回族乡毛郎庙村,村民们用运粮河水泡制的茶招待客人,可谓芳香扑鼻,又以此形成了以茶叶经营为主的餐饮文化圈。

到了近代,郟县朱紫峰三兄弟利用运粮河贩运盐粮,曾经富甲一方,为防匪患,构筑了临津寨(红石寨),并由其后人留下了有丰富内涵的村寨文化。另外,该河水也曾一度被引为寨壕之水,助其看家护院。

那么运粮河又是怎样形成的呢?笔者经过走访与调查,现在此进行简单的叙述和说明。

相传在春秋战国时代,身为一代枭雄的妙庄王率师远征,被困于此,情况十分危险,后采用谋士的瞒天过海之计,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里应外合,方才大获全胜并转危为安。因妙庄王曾在此逢凶化吉、遇难呈祥——后在部属的拥戴下,播鼓助威并登基坐殿,故后人将此处更名为“擂鼓台”。而妙庄王也由此开始了仁政天下的政治生涯。

由于长期战乱,老百姓的日子苦不堪言,再加上自然灾害频繁,不少庄户人家只好卖儿卖女远走他乡,针对此种情形,妙庄王亲自进行了明察暗访,最终找出了问题的关键——皆因水患无穷所致。

具体情况是这样的,此处南边地势较高,处于山区或浅山区,而北部地势平坦,每当雨季季节山洪暴发,因无处排泄,形成了十年九涝的局面。

为了安定民心、发展生产,同时也为了巩固基业,通过勘察,妙庄王决定开挖一条泄洪渠,即今天我们所说的运粮河。

主意拿定后说干就干,妙庄王号召当地军民加入其中,工作虽说很苦很累,但不少人仍自觉前往,且干劲十足。即使如此,毕竟当时生产力低下,同时军队要忙于备战,农民还不能耽搁农时,经过数载春秋的苦干,工程终于顺利完工。不仅彻底解决了部分水患,干旱之年还能灌溉良田,而妙庄王恰巧利用此渠调运粮草,以备不测。

当时陆路交通多有不便,走水路不仅快捷,而且省时省力。与此同时,老百姓也利用该渠贩运农作物来改善生活质量。此举不仅稳定了军心民心,也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更加巩固了妙庄王的统治基业,老百姓为感恩报德,便把此渠改称“运粮河”,并流传至今。

## 西赵村的古筝

●李荣欣

在过去那个没有电视、没有电脑、没有手机又不经常播放电影的年代里,农村往往是靠自排自演戏剧来调剂生活、娱乐大众的。西赵村(现属高新区遵化店镇)也不例外,和附近的村子一样,有自己的剧团和一帮子村民演员,每逢春节,都要排练上演几场大戏,供大家观赏娱乐。西赵村是个有学校、有诊所、有供销社的中心村,人气旺,所以对办剧团就比别的村更上心。

和附近村子不同的是,西赵村的剧团上演戏剧时多了一架古筝伴奏,这为上演的戏剧增色不少。说到西赵村剧团的古筝,有两个人值得说道说道。一个是任清芝,一个是赵十七。任清芝古筝打得好——我们那里不说弹筝,说抓琴;赵十七古筝打得好——我们那里不说做琴,说打琴。

先说说任清芝抓琴。任清芝一只脚有点跛,干起农活来有些吃力,可就是能演奏一手好古筝,每天早上和晚上,邻居们总能听到他抓古筝的声音,村里每次演戏,他那伴奏的古筝总抓得十分出色。上世纪50年代中期,省里举办首届民族乐器比赛,大家鼓励任清芝去参赛,任清芝就去了,结果他的古筝演奏获得大赛第二名。很快,近中年的他被调入省曲剧团,成了省级剧团的专业伴奏人员,全家也随之迁去郑州。后来,任清芝成了河南乃至全国古筝演奏方面的大师级人物。

再说说赵十七打琴。赵十七是西赵村的能人,夏天能在村旁的沙河里“扎摆”逮鱼——也就是用高粱秆儿布阵逮鱼,冬天能在河边的芭茅丛中里布网逮鱼,日子过得滋润润。他会木工活儿,闲下来的时候就用桐木板打制古筝。据说他打制的古筝音色好,很受欢迎。“大跃进”的时候,公社专门成立了一个乐器厂,让他领着几个人专门制作古筝,为公社挣了不少钱和面子。后来,年老的赵十七干不动了,就由他的儿子——我的小学同学赵荣昌继承他的衣钵制作古筝。赵荣昌不仅学会了制作古筝,还学会了演奏古筝。生产劳动之余,他经常背着古筝到河堤上演奏,自娱自乐,他把琴抓得板板有眼,经常有好多人围着观看聆听。可惜村里的剧团没有了,要不这赵荣昌也会和任清芝一样,是一个伴奏好手……

# 鲁山县团城山鸡冢探疑

●王相生

### 1 着迷鸡冢传说

家乡的团城山鸡冢,令我着迷不已:此景是浑然天成?还是人工建造?

传说很早以前,这里住着一位好心的老婆婆,养了一群鸡。老婆婆经常接济贫穷人家,将鸡蛋拿去送人。她不求回报,只求自己故后有人到坟上添点土。老人去世后,乡亲们年年为其上坟,添土祭念。天长日久,坟成冢,被人们称为鸡冢。

亦有人说,这里很早以前就是个大家,有人经常看见冢子上一只母鸡带着一群金灿灿的小鸡在觅食,人们上前去抓,一眨眼,鸡就钻进冢里不见了,故而叫金鸡冢。

我小时最感兴趣的就是金鸡冢的传说,经常一个人到冢子上转悠,希望能遇见一群金娃娃,可最终也没那运气。数千年的神话传说,真真假假,使鸡冢充满了神奇。家乡的石头是硬邦邦的,家乡的河水是冰凉凉的,但冢子的门前怎么就有一座高大的鸡冢呢?

这座土堆高大无比,具体有多高我也没测量过。记得小时候,一群伙伴儿爬上冢子玩,冢顶有一棵大栗树罩着,抬头看不见天上的云,低头看不见河里的鸭,十几个娃娃拉起手来也不能将大树围住。为啥?因为大树的树根太多

太大太高,比我们的个子都高,我们围不到树根处。可惜1958年修昭平台水库时,这棵见证历史的大树被刨了。听大人们讲,当时十来个人用了20天才把大树放倒。后来,我去乡里查询有关资料,发现1951年的勘测记载:“冢子高度50余米,总面积5996平方米”。冢子门前的土堆能有这么大?

这座土堆历史到底有多悠久,谁也不清楚。我去查过县志,明鲁山嘉靖县志上就已经有了鸡冢这个地名,只是没有大栗树的记载。也不知道鸡冢的地名究竟起源于哪个朝代。

### 2 发现鸡冢玄机

中学毕业后我便外出打工,跑遍全国很多地方,后来回到家乡。记得快到家时,要先过一道坎,右边的屋子叫接官亭,心里顿时一阵热浪涌来:接官亭,接官亭,我真的是外出求官锦衣而归了吗?如若不然,这个地方为何叫接官亭呢?

冥冥之中,这个突发的奇想令我激动不已。再往前走,又是一个路口,叫旗杆街;向右走,是朝王殿前。朝王殿,朝王殿,我如今是回家呢,还是来朝王呢?朝王殿该是百官朝拜君王的宫殿,在这前不见古城后不见古都的深山老林里,怎么会有朝王殿、接官亭呢?

这些以前熟于耳烂于心的地名,我突然就觉得深奥起来。随着年龄的增长,疑问也越来越多。

20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结识了在鲁山县志办工作的郭成智老师。当我谈起对家乡的疑惑时,郭老师回答了 my 的许多疑问,并讲述了西周时期鲁山的

历史,还告诉我他对鸡冢的考察与猜测。郭老师怀疑此冢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周公之墓。他说,鸡冢的鸡,应该不是鸡子的鸡,而是姬姓的姬。姬姓是周朝王族的古姓。周公姓姬名旦,是周文王姬昌的嫡长子。

封建社会里不同阶层的坟墓有不同的叫法。帝王之墓为陵,公侯之墓为冢,卿士大夫之墓为墓,圣人之墓为林,平民之墓为坟。这个“姬冢”,应该是周王朝某位公侯之冢。

究竟是谁的冢呢?西周初期,鲁山为鲁国的鲁公伯禽(周公长子)之始封地。然而,成王时,鲁公伯禽东征平叛,又迁都到山东奄地去了,所以鲁公伯禽不可能葬于此地。

从西周初到战国,鲁山属周王室京畿之地。京畿地的冢宰就是周公,周公去世后,其次子君陈及其后代袭爵,一直管理着周王朝的东都洛邑。此冢可能是君陈或其子孙之冢。

那有没有可能是周公姬旦之冢呢?周公是周王朝东进的奠基者和开拓者,东都洛邑由周公开发营建。当时的周公应该踏遍了这一带的山山水水,对团城山的地理位置和山水趋向有着细致的研究,因为我国的地理文化与堪舆文化的深层利用就是周公姬旦与其父周文王姬昌相继开创的。鸡冢所处之位,既符合堪舆学中的所谓风水宝地,又处在周公及其子孙们的畿内封地。

再远一点说,除了周王朝的姬姓以外,其他王朝中的别姓公侯,不可能称之为“姬冢”,也不会将冢墓葬于远离京都的深山老林——这里既无山路,也无水路,交通闭塞,几乎与世隔绝。

郭老师的解疑令我释然,同时也燃起了我弘扬家乡历史文化的念头。再次拜见郭老师时,这位学识渊博的学者又嘱咐我:“研究历史,考证疑案,是一项非常严肃、认真的工程,须持有严谨

### 3 鸡冢或为周公墓冢

如果说,郭成智老师对我的启蒙,像种子一样埋在我的生命里,那么,园主朋友的话如同惊蛰的春雷,使种子破土萌芽。

我生于斯,长于斯,熟透了团城山的方圆百里。在此,在郭成智老师与园主朋友的基础上,我提出一点自己的偏执之见,将埋在内心的想法大胆说出来。

首先,我想说的是,此冢如若不是周公姬旦之冢,谁的墓冢会这么宏大?拿黄帝陵来比,不过才有90多平方米。也许有人说,黄帝太久远,断祀太久,不足为凭。那就举一个更久远的,淮阳伏羲庙里的伏羲冢可没有断过祀,我曾经去过,伏羲冢被保护得非常完好,还亲眼见几位老者正一把一把往冢子上培土。我上前搭话,方知他们都是外乡人,年年都背一袋土来赴庙会,给老祖宗上添土。然而,伏羲冢有多大?其直径也就30来米,面积最多也就七八百平方米,而团城山的鸡冢将近6000平方米。这是什么概念?这不是冢,分明是一座山呀!

其次,园主朋友曾与我讨论过几个重点:一、周公非为帝王而为公侯,然其建国的功勋比开国帝王还要大,当时成王曾怀疑其有争位之意。周公死后,成王才后悔

知错,所以,对周公倍加崇敬,赐予帝王祭祀。因此,周公之祭实为王祭。所以,其冢肯定大。二、周公于建国之初代替成王摄政七年,以周礼制度取代夏商社会残酷的奴隶制度,因而备受尊崇,以致后来改朝而不祀,代代供奉,年年祭奠,所以其冢有只增不减的奇迹。

再次,本人认为鸡冢为周公墓冢还有以下几个重要的原因:从地理上看,这里地势宏伟奇特,绝不是一般人能占有的;团城山环抱鸡冢,状如莲花。空中鸟瞰,如一座庄严神圣的大宫殿,气势宏伟而肃穆。团城山犹如天地间的乾坤轮,而冢子则是轮子的轴心。园主朋友第一次登观景台,就被其气势震撼得热泪盈眶,半天才说出一句话——“天地宇宙,总开关在鸡冢也”。

昭平湖向南十里路是泰山庙。当地人传说,此庙宏大,殿堂多层,石人石像众多,占据了整个南山之坡。这堂庙坐北朝南,应该是王室祭拜天地的庙堂大殿。

泰山庙向南五里直达接官亭,接官亭东南有小团营盆地,向西数是旗杆街,具备了古代帝王来此祭奠的护卫礼仪。

旗杆街再向西是朝王殿沟。《鲁山县志》载:“团城山上有殿址,莫知其由。”

从接官亭向南十里就是鸡冢,鸡冢南边还有古墓沟、石碑湾之地名。虽然如今古墓沟里不见古墓,石碑湾里不见石碑,但这些地名的来历全都是无源之水吗?这些地名都与祭奠之事有关,难道仅仅是巧合?

从鸡冢向南还有玉皇庙,玉皇庙向南是五道庙(土地庙、龙王庙、火神庙、祖师庙、文王庙)。处于大山深处的鸡冢乡,却有着如此多的庙宇古地,应该不只是为了彰显山里的丰富文化吧。

从五道庙再向南,有地名叫花园沟,东有东花园,西有西花园,东西花园相连接,有十里之遥,不见花草,只有满山的玉兰树遮天蔽日,每树结满密密麻麻的辛夷桃,征兆着来年春天的花山花海。这是否为王家祭祀地的风景区?

我也曾想,“姬冢”若实为周公之墓,为何不用“周”称,而用“姬”称呢?“周”是最尊贵之称,而“姬”是周王族的泛称,一般王族都遵循自家的封号而不用姬氏的,哪一支失封之族才用姬姓?为此,我也曾四处考察。

2016年,中国姬姓研究会会长姬传东来我市组织姬姓家族去周赧王墓祭祖,我也曾参加。

### 4 史书难道故意为之?

周公究竟葬于何处?司马迁的《史记》里有“葬于毕”的记载。

周公老家在陕西,他的哥哥武王立国二年就死了,他代侄子成王摄政七年,东征平叛,开疆扩土,建都洛邑,整理朝政,还政之后不久累病而死。司马迁在《史记·鲁周公世家》中记载:“周公在丰,病,将没,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离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让,葬周公于毕,从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

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周公在丰地有病了(丰就是镐京),病重之时嘱咐说,一定要将我葬在成周(东都洛阳),用以表明我不敢离开成王(意思是成王还小,离开他我不放心)。周公死后,成王也谦让,把周公葬在老祖坟,与爷爷周文王葬在一起,表示他不敢将周公旦当作他的臣子。

可对这些,我存有自己的疑惑。疑点之一,周公卒于何处?《太平御览》中说,周公受到成王怀疑,于是“奔鲁而死”(这个鲁,就是周公的畿内封国鲁县)。

疑点之二,按此文说法,成王当时应在周公新建的东都洛邑当朝,所以周公说不敢离成王,希望死后能葬在成周,以表示对社稷的关心。事实上,周公去世后,成王一直就在镐京,直到二百多年后,平王才迁都洛邑,成王因不愿去东都,而分派周公的儿子君陈袭爵去管理洛邑。再者,如果周公将殁时留有遗嘱,那么,他的长子鲁公伯禽,次子君陈也都会遵从乃父遗嘱,让周公葬于成周,就连成王也不可能违背周公遗嘱。可见司马迁说的“葬于毕”不一定为真实记载。

那么,我为何敢说鲁山团城山的鸡冢是周公墓呢?这岂不是挑战司马迁的权威吗?且待我把话说完。

众所周知,几十年来国家考古队把宗周(郟城),毕地的古墓探了个遍,并未找到周公墓的一丝痕迹。

武王时,周有三个王陵区,即西郑周太王陵,郑京王季、文王陵,南郑周先公祖上墓地。毛叔郑家族历代任祭墓之职,因职责而居于郟地,在该地建有官庙。因王陵在宗周以南,所以称南官。毕原的王季、文王庙在北,称北官,由毕公家族守护。如今,南郑周先公墓地与北官之陵墓已被挖遍,并没有周公之墓。实际就已经推翻了司马迁“周公葬于毕”的说法。

古代的王侯陵冢是王家的最大隐私,不会轻易对外公示。史学家司马迁

的记载也许是无意为之,也许是有意为之。试想,汉武帝时尊崇儒术,帝王怎会不朝拜周公?司马迁作为史官怎会不知周公之家在何处?“葬于毕地”,怎知司马本意不是为了保护周公墓冢而故意南辕北辙呢?历代帝王陵墓多不载于史书,司马迁为何要把周公葬地堂而皇之地载于史书呢?岂非“欲盖弥彰”?

家乡的鸡冢藏于深山,在鲁之边境,是周王朝东都洛邑的南郊,周公极有可能葬于此。南郊,不正是王室的郊祭重地吗?况且这里又具备郊祭的配套设施——鸡冢前有朝王殿,后有接官亭,接官亭向北有泰山庙,周围还有大团营、小团营,这些不都是王室郊祭的故址吗?

但愿我之探疑,能起到抛砖引玉之作用。

